

自然科學小叢書

居禮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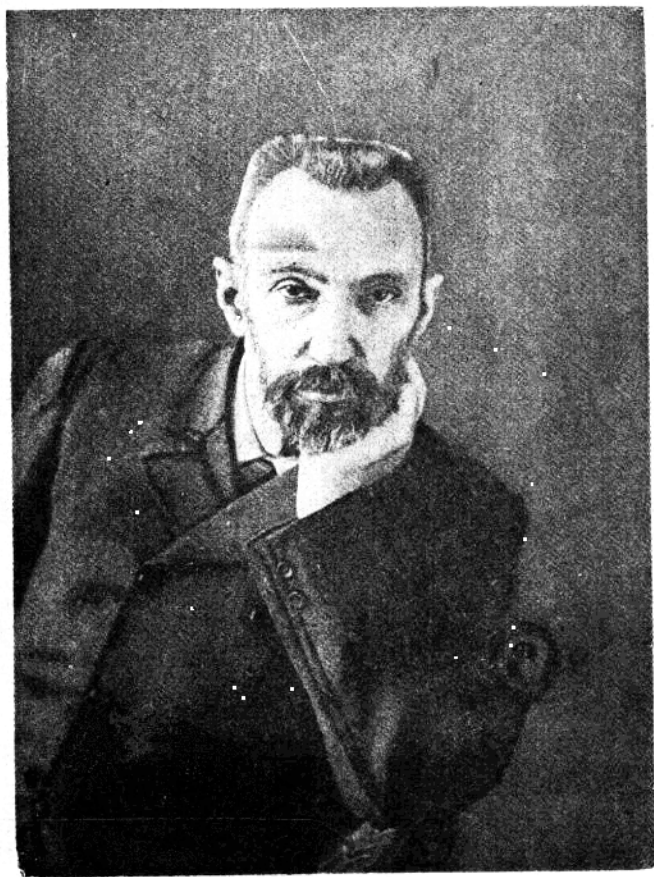
MARIE CURIE 著

黃人傑 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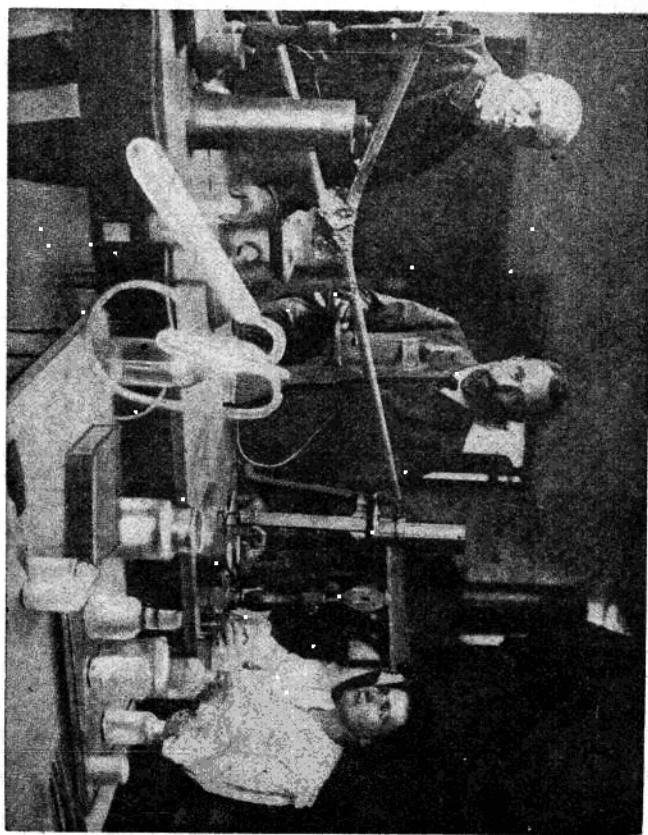
王雲五周昌壽主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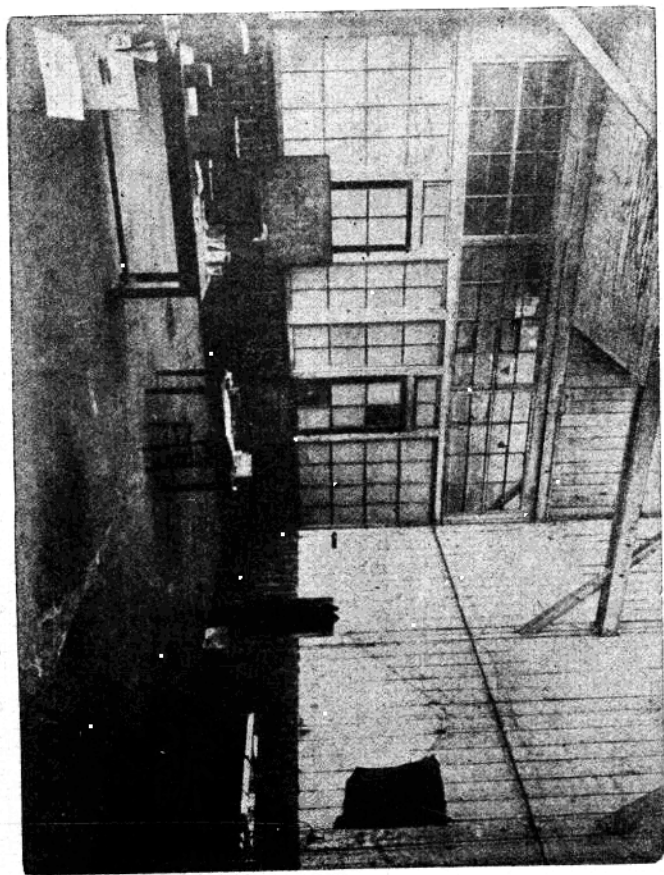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居禮 比耶爾 1906 年之肖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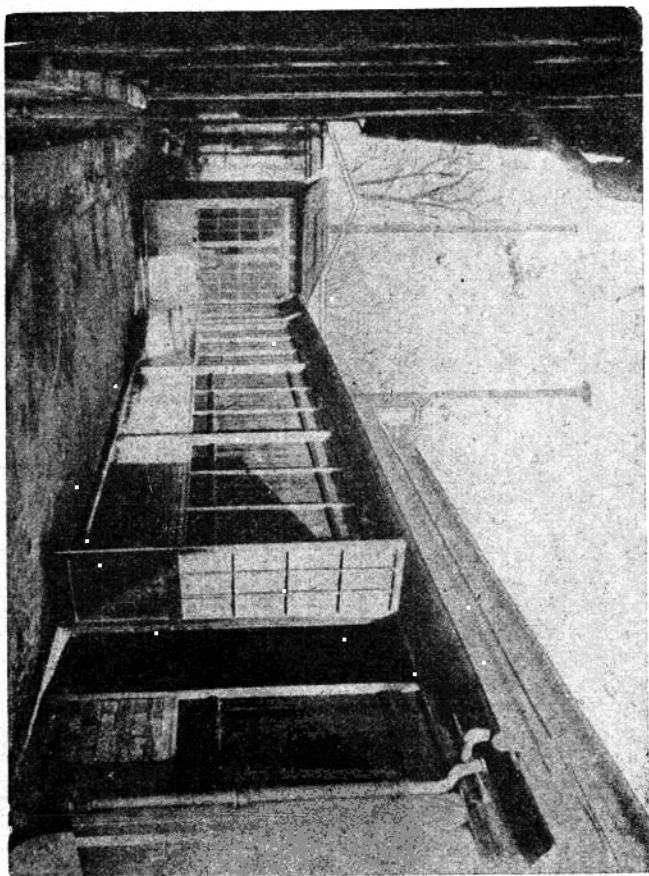
居禮夫婦在其發見鐳之實驗室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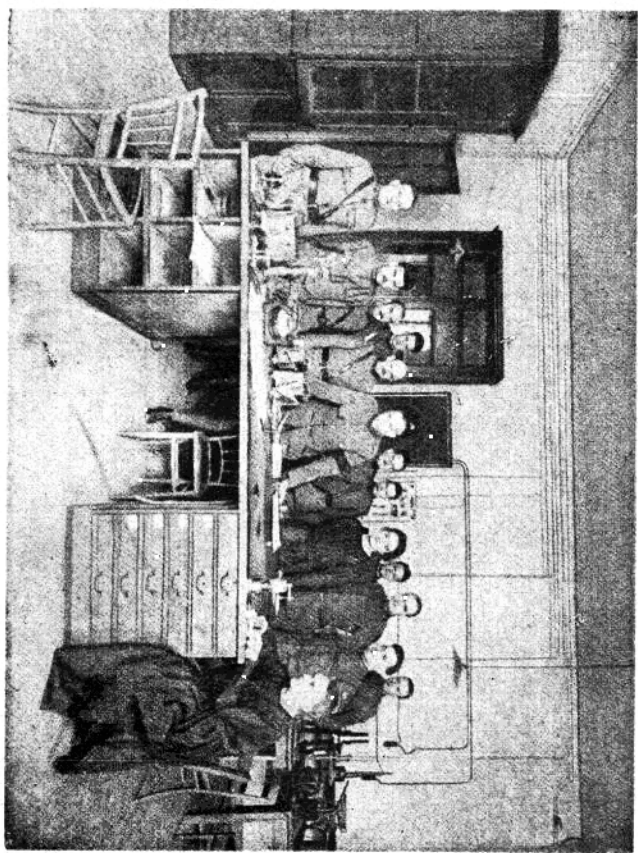
居禮夫人發見鐳之實驗室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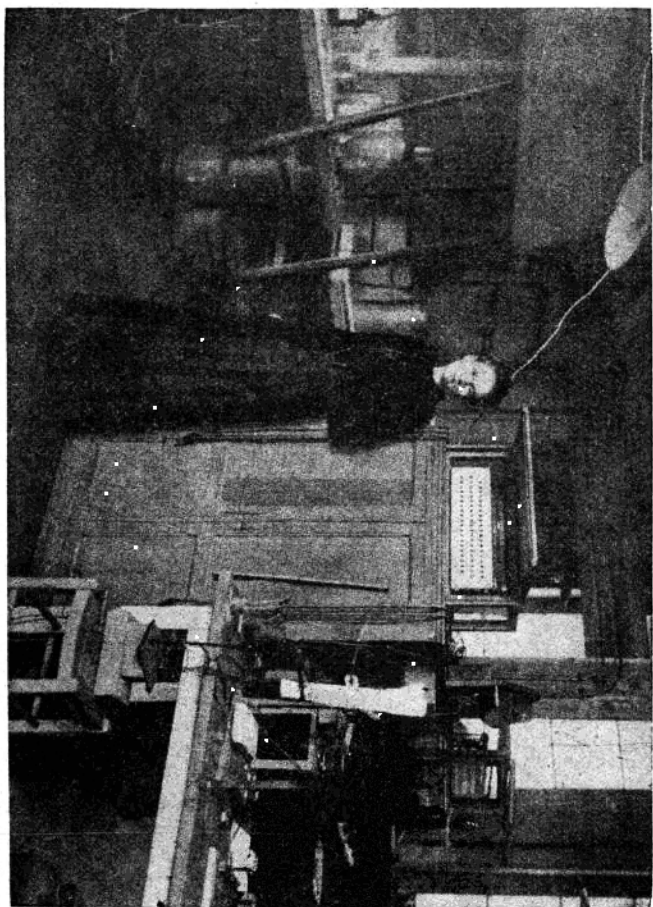
居禮及其發明之石英壓力電靜電計



居禮夫人發見鋪之實驗室外景



居禮夫人在其巴黎實驗室教導美兵之情形



影留院禮居在巴黎夫人禮居



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美國婦女贈鏞之發見者鏞一
克，是日居禮夫人與美國哈定大總統在白宮之留影

「在罪犯手中，鐺之可變成凶險危害物品殆爲意料中事。因而吾人遂不得不疑問，人類搜取自然界之祕密，其誠有益耶？人類其已達到成年，而知如何利用之耶？此項知識其能不使吾人蒙弊害耶？今姑舉諾貝爾之發明爲例，——猛烈之炸藥，誠能使人類成就若干有益事業，然有一種罪大惡極之人，常喜引國家墮入戰爭中，今乃用此炸藥，以遂其摧毀破壞之手段。惟諾貝爾則信人類所得於未來之發明者，恆利多於弊。余亦爲信任此說之一人也。」

——節錄居禮在諾貝爾大會之演講

介紹語

這本居禮夫人寫的居禮先生傳和她自己的自述，是我在兩年前讀過的。那時居禮夫人還不會死，故我讀完這本佳作後的第一個感想，是希望將來有機會去瞻拜瞻拜這位女界的偉人；第二個感想，便是想把這本精美的小書譯成中文。隔了一年，居禮夫人死了，我的第一個希望便從此成爲夢幻泡影。而因爲人事的牽掣，及文債的堆積，第二個希望也就至今未能實現。不久以前，忽然有一位朋友告訴我，說這本合傳已被一位青年科學家譯成中文了，他問我能不能爲牠寫幾句介紹語。我聽到這個消息十分高興，便立刻答應了；雖然這位譯者我至今還不會會過面。

我所以希望這本小傳能譯爲中文的理由，擇要的說來，至少有下面三個。其一，是牠對於居禮夫婦的偉大人格的反映；其二，是牠所暗示的教育的真正意義；其三，是牠所暗示的女子機會平等與文化前途的關係。至於關於居禮夫婦對於科學及人類的另一個大貢獻——鋪質的發明——

則另有許多專家專書的詳細記載與研究；此書於此雖也有許多有價值的報告，但當然不能十分詳盡，並且也不是一個非科學家像我者所特別注意之點，故且擱開不論。

說到傳記文學，我常有一個愚見，以爲我國的傳記固然失之太簡單，太抽象；但西方的傳記文章有時也不免太冗長，太蕪雜。這本小小的夫婦合傳恰正合了我的口味：牠寫得是那樣的具體，卻又有嚴厲的選擇。雖然全書只有寥寥六萬餘字，卻是把這夫婦兩人的天才與人格，學問與見解，很忠實，很藝術的顯示在我們的眼前了。依我看來，這纔是傳記文學的上乘。但是，沒有那內蓄的精華，外表的光采也是不能有的。這本小小的合傳，若不是靠了牠那一雙主人翁的偉大美麗的人格，牠又那能這樣光彩四射，像一顆完美的明珠呢？

我對於制度化的教育——尤其是以制度爲中心的教育——向來便甚懷疑；以爲牠雖是一種普及教育的不得已的辦法，但牠對於天才的影響，恐怕還是在負的方面爲多。這一個小小的僻見，不意就在這本合傳中得到了兩個有力的證明。其一，是居禮夫人在居禮先生傳中所說的，他在幼小的時候，他的父母怎樣的了解他不是一個能吸收指定式的教育之人，而不強迫他去受正式

教育的一段記載。其二，是居禮夫人在自述中所說的，關於他夫婦兩人教育他們的兩個女兒的意見；以及居禮夫人怎樣的聯合了朋友們，自己去辦一個適宜於發展天才的學校，並且她還親自去授課的一段記載。假使我們承認居禮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天才，假使我們也承認他們的女兒也是兩位成功的科學家；那麼，我們對於制度化教育的懷疑，不也值得現在國內教育大家的虛心的注意與研究嗎？

雖然從生物學的立場看來，男女是天生不平等的；但生物學能包括一個人的整個生命嗎？一個男的或是女的，除了做一個性動物之外，難道便沒有一個更高大更偉美的使命在人間？在男女之間，除了那個不平等的性人格之外，難道沒有一個更爲重要，更能超出於動物區域的一個平等的個性？爲了這個男女平等的個性，我們便不得不要求一個女子發展個性的平等機會，一個在教育上，環境上，以及職業上的平等機會。

居禮夫人在科學上的貢獻，卻正給了我們這個要求一個最好的理由。假使居禮夫人因爲生爲女性的緣故，得不到一個研究科學的機會；假使那時波蘭，或是法蘭西的政府，已經走到現在德

意志或意大利所走到的地方，而對她說，『回到你的廚房去，回到你的育兒堂去，那是你的唯一的世界！』請問，在這樣情形之下，這位女科學家那還有成功的機會？我們又那能得到這個文化上的大成績？不但如此，居禮夫人的天才雖然得到了充分的發展，但她卻也不會因此放棄了她的兒女與家務。她的和美的家庭，她與居禮先生合作的成功，以及她的兩個女兒教育的優良成績，都是以證明一個女子的生命是可以得到多方面的發展的，她的女性和個性不但可以不衝突，並且還可以互相受惠的。但是，假使缺少了那個機會平等的重要條件，這個美滿的情形還能產生嗎？

故我們相信，居禮夫婦的偉大，是遠超於他們在科學上的貢獻的；雖然靠了這個貢獻的本身，他們兩人已足夠不朽。他們在人格方面，給了我們一個美麗的模範；在生活方面，指示了我們一個夫婦結合的最高意義；在教育方面，證明了制度化教育的不適宜於天才；在婦女問題方面，更是有力的駁倒了女子只有性人格的一個愚妄與男子自私的觀念。

爲這種原因，我十分高興能爲這本合傳的譯者，黃人傑先生，寫這一篇介紹語。我希望靠了譯者的忠實的譯筆，這本精美的，合文藝與人生爲一的，居禮夫婦合傳，能在中國讀者們的心田上，

下一粒美麗的人格的種子，一粒真而善的人生觀的種子，使牠將來能發芽抽條，爲我們這一個衰
萎的民族，開出一簇美麗的花朵來！

陳衡哲

二十三，二十六。北平。

譯者序

居禮傳爲居禮夫人原著，并附有其簡略自傳。本書係從凱洛格之英譯本轉譯，英文本中附有麥隆萊夫人所作之引言，係敘述居禮夫人事蹟之一部分，茲特排於夫人自傳之前，書末所附夫人事略補敘，係取材於北平研究院鄭大章先生所述，譯畢復承陳衡哲女士作數介紹語，用光篇幅，譯稿曾經黃淑範女士校閱整理，特誌此聊申謝忱。

譯者識

二十四年三月一日

序

余之擔承爲居禮比耶爾著傳，其始未嘗無猶豫懷疑，余寧願將此種工作委諸其幼時友好或近親，彼等熟諳其一生所有之情形，對其早年境況亦若於其婚後生活之能詳識盡悉也。比耶爾之兄居禮亞克，爲其幼年之伴儔，二人友愛綦篤，但自其往孟特皮利耶大學任教後，卽與比耶爾遠離，故彼堅執居禮傳應由余撰述，且認爲再無他人知其弟之一生更爲詳盡，認識更爲清楚也。彼又將其個人能記憶之事，悉數告余。對此重要貢獻，余曾於傳中盡量採納。此外并將余夫曾對余親述之細事，及其友人相告者，增益補充，如此遂將余對其生活中所未直接曉識之一段，盡余力之所至，從新構組。復將若干年來吾二人共同生活中居禮人格所給余之深刻印象，信誠托出之。

誠然，此傳未能詳盡完美，惟望其所繪出之居禮比耶爾形像，不至毀拆矯揉而失真，藉得以保存。余更願敬愛居禮之人讀此，能重新憶念其所以敬愛之原由也。

居禮夫人